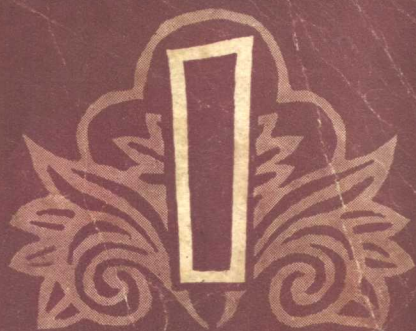




江苏人民出版社

故

事

选

优

秀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常州人民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9 字数190,000

1984年11月第1版 1984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29,500册

·书号: 10100·782 定价: 0.85 元

责任编辑 姜克强

内 容 提 要

《优秀故事选》，是优秀故事的宝库，每季度一辑，广收全国故事佳作。这是第一辑，共有二十个故事。

现代中篇故事《选“驸马”》，取材于林彪强招“驸马”的真人真事。作者之一的张功升同志，是当代故事名家，这篇故事在国内外都有影响。现代中篇故事《枣园风波》，是青年女作者周喜俊的成名之作，写女青年郝采云反对当大队长的叔叔和婶婶利用枣园搞不正之风的事情。中篇故事《洗冤录》，是根据古代法官宋慈的事迹创作而成的探案故事。现代短篇故事《假戏真演》、《饭馆奇事》、《新啼笑姻缘》等，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现实生活中领导与群众、干部与干部、群众与群众、正确与错误之间的矛盾。传奇故事《梁上飞偷头》、武术故事《拳场仇》、古代科学家故事《祖冲之闯宫》和智慧故事《郑板桥审驴》等，充分表现了我国人民的正义、勇敢、聪明和智慧。

这些故事，思想健康，情节曲折，语言生动，趣味性、文学性兼而有之，既有现实意义，又有作为文化积累的保留价值。

目 录

现代故事

枣园风波(中篇)·····	周喜俊	39
选“驸马”(中篇)·····	张功升 徐国良	1
奇特的离婚案(中篇)·····	代世民	264
假戏真演·····	李昌达	113
书记做媒·····	吴贯一 吴惠兴	128
相面·····	高学华 孙杨善	139
新啼笑姻缘·····	赵和松	150
君子兰·····	苏位东	161
女售票员	查遇	71
饭馆奇事	孙本天	80
责任田里	路俊健	90
第四十九	张春余	205
亏心	王仁仁	213

革命历史故事

将计就计·····马来法 张永春 74

古代探案故事

洗冤录(中篇)·····周 山 86

传奇故事

梁上飞偷头·····肖 瑟 胡文渊 218

古代科学家故事

祖冲之闯宫·····张祖荣 汪黎明 236

智慧故事

郑板桥审驴·····李凤琪 244

武术故事

拳场仇·····周信礼 225

传说故事

马娘娘与朱洪武·····杨正吾 254

选“驸马”



张 功 升 徐 国 良

一提选驸马，大家肯定会想到封建王朝为公主选婿的事情。而我今天讲的这段《选驸马》，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发生在社会主义中国的事。在南方的一座原子能反应堆的附属研究所，有个二十八岁的青年研究人员叫于波。这于波经过十四年相识，六年恋爱，决定第二天结婚。他的爱人是药学院毕业的一位青年药物研究人员叫肖音。两人家具都准备好了，请帖都发下去了，可就在头一天下午四点钟，于波突然收到了一封紧急电令，是研究所党委书记陪着一个人送来的。于波接到手里一看，是中央军委办公厅的命令，命于波立刻起飞，赴昆明待命。于波心想：我明天就结婚，能不能允许完婚之后再走？党委书记也觉得，这样匆忙让于波走，从情理上有些讲不过去，就说：“明天行不行？”来人讲：“不行！革命军人，要绝对服从命令。”于波无奈：“好吧，执行

命令。”他伸手拿起电话耳机，拨完号，准备跟自己的未婚妻通话告别，同时重新商定一下结婚的日子，可他只说了一句：“你是肖音吗？我是于波……”啪，电话机被按上了。“于波同志，上级命令：由于工作需要，从现在开始，你不能接待任何人员，也不能和任何人通信。车在门口，立即启程！”“是！”执行命令是军人的天职。于波连自己的东西都来不及收拾，就被带上高级卧车，来到飞机场，上了三叉戟飞机，直接飞往昆明。

到了昆明，于波被送到一座新建的高级宾馆的单人房间。他坐在沙发上，抬头一看墙上的日历，正是自己和肖音结婚的日子。看着看着，他不由得想起未婚妻肖音来。预定结婚的前一天，自己突然被调走，竟连个招呼也没打，她会怎样承受这个打击呢？现在她在做什么？想到这里，心中不由浮出惋惜和难过的情绪来。但是他立即命令自己：你是共产党员，又是人民解放军的一员，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党的需要，服从上级命令！就这样，他强制自己安下心，等待着上级将要分配给他的新任务。可他在这儿一直度过了七十七天，什么新任务呢？这四十九天里，他写字、跳舞、弹琴、唱歌、骑马、游泳……没有一件和军事任务有关。于波心想：军委急电，叫我到昆明待命，难道是来干这些的吗？他的头脑中开始出现了问号，特别有一件事使他没法理解。他在这里，不能随便跟任何人谈话，能够交谈的只有指定的几个人。而通过房间的落地窗，他看到外面出出进进的有一百人左右。后来他细心数了一下，一共是一百零四名，加上他自己是一百零五名。为他们服务的大概就有几百人。于波发现，这一百零四名和自己一样，年龄二十六七岁，都是男性青年。一个突出的特点是，这些人脸型端正，身体健康，一个

比一个漂亮。这些小伙子都在等待什么任务呢？正在他疑惑不解的时候，又被送上了三叉戟飞机，从昆明直飞天津。在天津，于波一住又是七七四十九天。每天活动安排和昆明完全一样，周围漂亮的男性青年，只是多了不少，听人讲是五百零七名，加上他自己，是五百零八名。都是从全国各地来的。在这四十九天当中，共检查了六十四次身体。这种身体检查真使他难以理解，全身血管里的血流速度，都要经过计算机的计算，连头上的头发，身上的汗毛，都经过检查和估算，至于五脏六腑，更不知翻了多少个个，也不知道用了多少种精密仪器测定过。于波记得有一次，一个老大夫给他检查完身体后说：“这小伙子的身体，就是在全国的飞行员中，也不会找到第二个，真是难得呀！”于波还记得，有一次检查眼睫毛，一个护士说：“哎呀，这小伙子的眼睫毛，就是电影明星也没有这么长、这么好看！”他记得人们查过，他的眼睫毛左边是一百八十一根，右边是一百八十二根。在他第三十次检查身体的时候，因为有一个护士不小心，碰掉了一根，后来听说还受了处分。这一切对于波来讲都是个谜。

早晨，于波又从天津乘直升飞机来到了北戴河，住进六号疗养院。在这里同住的人数，不多了，一共是二百八十八名，仍然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男青年。于波在这里莫名其妙地、默默地把时间一天天打发过去，在不知不觉中击败了全国各地选拔场中将近万名的选拔对象而名列前茅，获得冠军。当然，这种选拔都是在本人毫无所知的情况下秘密进行的。既不发表成绩，也不公布纪录，只是落选者随时被淘汰，被送走。于波眼瞅着人一天天减少，最后只剩下了他自己。服务人员对于波的态度，也一天天在显著地发生着变化。他清楚地感觉到，人们对他越发谨慎和越发恭敬了。这种谨慎和恭

敬更使他不安。于波是阳春三月离开自己工作地点的，现在已经是六月中旬了。他想：这究竟是干什么？难道就这样浪费掉自己的青春吗？不行！因为他心里有两件事一直放不下。一件是临行前进行的工程设计，正在等他去最后完成；还有一件，就是心里始终怀念着肖音。三个多月，音信皆无，她现在怎么样？我，我不能这样等下去了，必须立即回研究所，回到肖音身边。他走出了自己的卧室，来到一个负责首长的办公室，轻轻敲了三下门，喊了一声：“报告！”里面传出了微弱的声音：“进来。”随着声音，门自动地缩到墙里去了。于波大步走了进去。这个房间很大，里面几乎没有光亮，和走廊上的通明的灯光形成鲜明的对比。他在门口站了足足有一分钟，才看清墙角那儿有个巨大的写字台，写字台后面的长沙发上躺着一个人。“首长，我有事要报告。”“是于波吗？”“是我，首长。”“好极了！”说着话，这个人站了起来，慢步来到了于波面前，柔软的手“啪”地搭在于波的胳膊上：“小伙子，着急工作吗？”“是，首长。”“好，你很幸运，现在我就开始给你布置工作。”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是挑选小组的第一组长，舰队政治部主任，全国唯一的女海军大校苏芳。她回身从写字台的抽屉里拿出一封信，重新走到于波面前：“小伙子，第一项任务是送信。喏！”于波把信接过来一看，信封上用毛笔写着两个字：林副。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林副主席四个字给简化了，大概是表示尊敬吧？于波心想，我是一个普通的技术员，今天让我送这样一封信，这意味着什么呢？“于波，这封信由你亲自送往杭州。”“我？”“对，是你，这就看看你的运气了。”她又从兜里拿出一个带金色鹰头的蓝皮小本，“这是特别通行证，给你。”“是，首长。”于波刚一转身，刚才自动关上的门又开了，从外边走进来六个身穿草

绿服装的女青年，年纪都是二十三四岁，一边三个垂手站立两旁，“首长，一切准备完毕。”“请！”于波顺着苏芳的手势走出房间，上了停在院内的一辆红旗轿车，在六名女青年乘坐的另一辆红旗轿车的护送下，不一会到了机场。于波被让到二号贵宾候机室。过了半小时，一个姑娘走进来报告：“首长，飞机就要起飞了，请您登上座机。”“哦，谢谢。”于波刚站起来，门口的一个军官模样的男人伸手为他打开了门，随后领他向停机坪走去。当于波走到停机坪的时候，怔住了，想不到竟有那么多人来为他送行，尽管一个也不认识，他还是把手扬了扬，敷衍一下了事。这时站在舷梯旁的两个人恭谨地向他鞠了一躬：“首长，请。”于波说了声：“谢谢。”手扶着锃亮的舷梯扶手，登上中号三叉戟座机。他刚刚走进机舱，却又把脑袋“唰”地缩回来了。怎么回事？原来，于波用眼睛往机舱里一扫，发现这中号三叉戟客机里面的六十四个座位，全都被拆掉了，空旷的机舱正中间新安了一个巨大的躺式沙发，上面坐着一个姑娘，年龄二十五六岁，上身穿的是笔挺的大开领西装，下身是百褶短裙。在她前面有张卷沿古式雕花茶几，上面摆满了各种饮料、水果和糕点。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别人了。这有什么可怕的呢？原来，于波这一探头，姑娘的脸随着就转过来了，两只眼睛如同两道亮光“唰”地一下子射过来了。于波的脸上仿佛触了电，他不得不马上回避，退了出来。这时候，下面有人高声喊：“首长，请。”“啊。”于波只好硬着头皮第二次进了机舱。随后，机舱门“唰”地关上了。于波仔细一看，除了那个姑娘坐的沙发之外，她对面还有一个单独的沙发，旁边有个小茶几，也摆着水果、糕点之类的东西。于波被从机舱后头走出来的四位女服务员让到这个沙发上坐下，给他倒了一杯鲜桔汁，然后剥了几块糖，又切

开了一个苹果，摆好后她们就退出去了。于波把头偏向一边，一直没敢把脸面向对方看一看。于波心里琢磨：她是谁呢？这么大一架客机，难道就坐我们两个人吗？我得看看她是谁。他慢慢地把头转过来，可眼光刚一交叉，脸“唰”地又扭过来了。简短说吧，这架飞机，从北戴河飞往杭州，整个航程是两小时零四分钟，这么长的时间里，于波只回过四次头，而且四次加在一起也不够十五秒啊！其余那么长的时间，于波一动不动地在那儿坐着。一路上，看着机翼下面的大山和河流一个个被甩到后面。他那纷乱的思想也没理出个头绪来，终于，随着耳膜的一阵发胀，飞机降下低空，没过多久，已经盘旋在杭州上空了。飞机在机场上停稳后，机舱门开了。下了舷梯，他看到对面那位姑娘被几十辆轿车簇拥着拉走了。这时一辆红旗轿车开到他跟前，门拉开了：“请。”“谢谢。”于波上了车，从机场越过杭州市区，驶向了西湖的湖滨路，跃上白堤，直奔双峰山而去。

这时候，正是六月底盛夏季节，在北方并不算太热，在杭州，已经是暑气逼人了。一路上于波衣服已被热汗湿透，但是车从双峰山下来，却觉得进了另一个季节。这儿如同初春一般，凉爽宜人。他把车窗纱帘轻轻拉开，看到两旁是参天的古树。不知又走了多长时间，他发现了几个暗设的岗哨，车转入了一条森严的道路。十几分钟之后，车停下了。车门拉开，走近一个人：“是于波同志吗？”“哦，是我。”“请。”于波下了红旗轿车，看到前面立正站了两排——十二个姑娘，一边六个，形成一条由两道人墙组成的道路。“首长，请。”于波看也没看，局促地从人墙中间，踏着轻柔的茵茵绿草，低头过去了。不知为什么，他忽然想起了舞台上封建帝王出行，宫娥彩女分列左右的场面，觉得又可笑又不是滋味。于

波快步走过那十二个姑娘的队伍、老远，才抬起头来，一看，周围是紫红色的中国式的高墙，院里的建筑却都是法国式的。于波登上了汉白玉的台阶，进了主厅，他不知道往哪走了。恰好后面的十二个姑娘跟了上来，为首的一个问：“您的信呢？”“啊，在这儿。”于波打开皮包，把信取出递给了姑娘。姑娘看着上面的两个字，微笑着：“首长，您跟我来。”“是！”于波跟着姑娘往里走，拐了两个弯，迎面是一道有机玻璃做的门，两边是纱帘，不知道姑娘用手按了哪儿一下，这道门唰地左右分开了。“您先在这儿休息，首长一会儿要接见您。”“哦。”“请！”“谢谢。”于波走进了一间客厅，一进门，就觉得那灯光格外明亮，刺得难睁眼睛，他见面前有一个长条大沙发，就在沙发上坐下来，门关上了。于波在这屋里足足坐有两个小时，也没人来接见他。为打发时间快点过去，他用眼睛把客厅仔细扫了一下，呵！还从来没见过这么豪华的客厅。整个地面被一张红色大地毯覆盖着，中间疏疏落落地摆着两套高级沙发，靠墙的紫檀橱柜中，陈列着一排珍贵的文物和精致的工艺美术品。再看墙上，是一幅“天马行空”的浮雕，另一面墙上挂着几幅古代名人书画。于波正看着，忽觉一阵香气扑鼻而来，回头一看，原来是一株南国奇异的鲜花正在盛开。看到这里，他站了起来，想活动活动，可刚走几步，忽然发现前面墙壁上有什么东西在轻轻闪动。等他走到近前一看，这些闪光的东西不见了，又恢复了原来墙壁的形状。于波吃惊地退了回来，刚在沙发上坐下，那边的门“唰”地开了，刚才的那个姑娘笑容可掬地站在门口：“首长，刚才中央首长已经接见完毕，这是批示。请！”说着，把一封密封的信件交给于波。于波接过信，顺着姑娘的手势走出了客厅。

长话短说，于波又被专机送回了北戴河。在机场，他受

到了选拔小组组长苏芳的亲自迎接：“小伙子，首长批示呢？”“在这儿。”于波拉开皮包，把那信件交给了苏芳。苏芳迫不及待地扯开信封，从里边抽出一张特制的纸来，铺开一看，上边用毛笔离拉歪斜地写了四个字：“很好，同意。”虽然没署名，但苏芳一看字体也就明白了。她赶紧把信叠起来装到兜里，回头亲热地握住于波的手：“小伙子，你真幸运哪！将来你怎么感谢我呀？”于波心想：这是为什么呀？“你马上就明白了，将来请不要忘记我——我叫苏芳。”“首长，我的任务定了吗？”“可以说基本上，但还没完全定。走！从现在开始，咱们就去完成第二个任务。”从此，于波跟着苏芳和随行人员，从北戴河出发，从南到北周游了全国各地的名胜古迹。在这些地方，他们给于波拍了无数张照片，包括各种姿势，不同角度；不论是游泳，弹琴，唱歌，书写，那真是行走坐卧，喜怒哀乐，前后左右，头上脚下，无所不拍，无所不照。只见那照片，彩色的，黑白的，全身的，特写的……一张张，一叠叠，先后从各地由专人送往北戴河。这种游览生活，如果放在其他人身上，可能是一种难得的莫大享受，可在于波身上却成了巨大的痛苦。为什么呢？作为一个青年科研人员，放着一项急待完成的设计不能进行，却跑出来游山玩水，浪费了这宝贵青春；再说，他也放不下自己的心上人——未婚妻肖音。尤其每到一处名胜地区，他都会自然地想到肖音，心中不停地念叨：肖音啊，肖音，你在干什么？这些日子你是怎么过来的呢？也正是为此，这次周游没有什么欢乐，所带给于波的只是疑问、难过、孤独和痛苦。尽管苏芳想尽办法要使于波感到愉快和幸福，可于波都不过是敷衍敷衍，暗暗把痛苦压在心中。

又一个月过去了，已经到了七月末，于波随着苏芳又回

到了北戴河。这回没有到六号疗养院，却住进了二号高级别墅。这天，二号高级别墅院里一派森严，于波通过欢迎人群踏着红地毯走进了大厅。苏芳把于波安排到客厅坐好之后说：“同志，你真是幸运哪，首长要给你亲自分配任务，千万不要过分紧张，要耐心等待啊！”“首长？……”“好，稍稍歇息一会儿，我马上就来。”苏芳回身喊了一声：“陈英！”就这轻轻的一声，于波发现，高大的墙壁中间闪出一道门来，通过轻轻摆动的纱帘，走出一个服装整齐、仪态端庄的姑娘来。苏芳上前一步：“陈英，好好接待！”“是，首长。”“我去去就来。”说完，苏芳从走廊的楼梯上楼去了。这个姑娘是谁？于波出于礼节，站起身来，想打个招呼，还没等开口，姑娘说话了：“首长，您觉得这屋里温度高吗？”“不，很好。”“如果热的话，可以调。”“不，正好。”“以后您有什么事可以随时叫我。”“哦哦……”于波哦了两声，不知再说什么好了。看着这姑娘，于波不知为什么，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新的感觉，因为几个月来他所接触的不外是两种人：一种是同自己一样的青年小伙子，互相走个碰头也不敢打个招呼；再就是服务人员，她们和气恭谨，但每个人的脸上仿佛都有一种无形的隐忧，在笑脸的后面好象藏着一种什么难言的东西。可这陈英，不但她人美丽端庄，而且还给人一种这里其他人所没有的那种真诚，眼神中流露出对同志的关怀。在这样的地方，真是极其难得的。于波怔怔地看着陈英，直到发现自己有些失礼，才退后一步又坐在沙发上。姑娘稍停了一下，剥了一个桔子放在他面前的茶盘里，又拿起茶杯用清水涮了涮倒在痰盂里，伸手按了一下自动暖瓶的瓶盖，清凉饮料顺着水嘴流进杯里，她把水杯递给于波。于波赶紧站起来，接过杯子点头表示感谢。姑娘对他微笑了一下，转身出去了。于波轻

轻喝了一口，什么味道说不清楚，总的是有一种十分凉爽的感觉。就在这个时候，他发现门口纱帘旁又有一个人的影子，定睛一看，原来是一个姑娘傲然挺立的身影。谁？于波站了起来。那姑娘身材适中，面带秀气，有一种身价十倍、不近凡尘的感觉。她想进来，但又迟疑着不肯抬腿。她的脸，好象罩着两朵红云。正在这个时候，于波缓步向门走来。姑娘不自主地悄悄往后撤了两步，定了定神，然后径直地走进客厅，恰好和于波在门内相遇。一见于波，她把头发轻轻摆动一下，然后主动地伸出手来：“于波同志，我们认识认识吧，我叫丽丽。”于波一见姑娘伸出手来，也下意识地伸出了手，可伸到一半又停下了，就这样两个人僵持在那里。那姑娘淡淡地微笑了一下说：“怎么？到杭州飞机上的事忘了，不是你和我吗？”于波听了不觉一愣，但马上又镇静下来：“啊，好象是见过面。”“何止见过面呢？来，咱们坐。”她就势把手又往前伸了一下，握住于波的手，侧身把他让到沙发上，自己也紧挨着坐下来了。于波挺直身，端正地坐着，姑娘半侧过身来：“于波同志——”于波瞅了她一眼，没有说话，心里想：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呢？他虽没把话说出来，姑娘却从眼神的一闪中知道了他的心思：“于波同志，您大概在想我怎么会知道您叫于波吧？这……哦，是这样，这可能和我的职业有关系，因为您曾在国防报上发表过一篇论文，我是个记者，就不难知道您的名字了。”“啊，是这样。那您怎么到这儿来了？也是军委调令吗？”“怎么说呢？可能是吧。”“啊，对不起。”“来，吃桔子。”姑娘绷着脸把一个桔子掰成许多小瓣，放到于波前面的小碟里，又倒了一杯水放在旁边：“于波同志，你喜欢这个地方吗？”“啊，很好。”“你喜欢这个屋子吗？”“这里也很好。”“你喜欢那幅画吗？”“啊，好好。”

“你怎么就只会说好呢？你看这画是谁画的？”“啊！唐伯虎？我在博物馆倒看过不少唐伯虎的画，不过还没看过这一幅。”“你还挺有欣赏水平。这是经过专家鉴定的唐伯虎真迹。可由于只署了个六如居士，很多人都看不出来是唐伯虎的。”“我也恐怕是懵对了把！”“你看，这幅画的寓意呢？”“大概您问我的唐伯虎点秋香的传说吧？根据史实，确是冤枉了唐伯虎，据我知道，唐伯虎的夫人在当时是明嫁正娶，完全符合礼教要求的。后来传说唐伯虎点秋香，那是同朝代一个不务正业的书生搞的，有人为了哗众取宠，就把它强加在唐伯虎身上的。”“是吗！哎呀，于波同志，你知道得真多。”姑娘又引导他看了几幅名画和书法条幅，于波几乎都指出了它们的特点，恰当地讲了自己的评价。不过于波老是琢磨，她为什么考我呢？想到这里，他沉吟了一下，回身问道：“同志，您贵姓？”“哎呀，您看，我没有告诉您，我姓林。”“姓林？”“啊，叫林丽丽。”“您在报社当记者？”“怎么，你不知道吗？于波同志，这就是我的家。”“你？”于波吃惊地站起来了：“您是？……”“怎么，您没见过我的爸爸吗？”“您的爸爸……”“你送信不是到杭州给我爸爸的吗？”“你爸爸是林副……”“于波同志，这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革命分工不同，都是为人民服务嘛！”“这……”这时林丽丽又兴冲冲地转了话题：“你喜欢弹钢琴吗？”“我在学校时候弹过，现在生疏了。”“没关系，来！”她站起身走到钢琴前把琴盖打开，于波执拗不过，只好顺着她的手势走了过去。“我弹不好。”“试试看嘛！”于波坐在钢琴前，沉静了一下，手刚要放在琴键上又缩回来了：“我不会新曲子，只会弹家乡的老调，会被人当成四旧来批判的。”“咯咯！没关系，在我们家里没有四旧不四旧的，可以随便弹，谁也管不着。”于波弹起了家乡的渔民曲。林丽丽在他

身后轻声地随着琴音唱了起来。于波手在弹奏，眼睛却透过窗纱，望着翱翔的海鸥，仿佛回到了自己的滨海故乡。他回忆着自己在滨海市度过的幸福童年，想着年老的父母，忽然他隐隐地听到了爱人肖音的歌声。对了，那是一个夏日的夜晚，肖音不就依在身边为他唱过这支故乡歌曲吗？于波弹着，沉思着，忽然觉得真的有人假在他的身边。他猛地回过头，竟是林丽丽。于波忽然从回忆中醒了过来，手停止了弹奏，头上冒出了汗珠。他太紧张了。“啊，我的钢琴水平太低了。”“不，您弹得非常好。我弹得可远远不如你呢！好，我们去看花吧！”她一边站起身来一边说：“于波同志，院子里新进来一盆法国女儿蕉，昨天晚上开的花，美极了。”说着，也不管同意不同意，拉起于波就走。刚走到门口，只见从电梯上走下两个女人，一个是苏芳，另一个五十多岁，瘦身材，虽然穿着军装，但头上卷发蓬松，脚上穿着拖鞋，她就是丽丽的妈妈。她俩走了几步，正好看见才走出门外的丽丽和于波的背影。丽丽妈妈对苏芳说：“你把他夸得那么了不得，他究竟好在哪儿啊？”“哟，我的叶主任哪，我跟您实说了吧，找这个于波，比上天摘星星可难多了。我这是走遍了天涯海角啊，说句农民老乡的话，我是过完粗箩过细箩，过完细箩拿针拨，针尖底下拨出这个于波呀！”“哟，你看你把他夸的！不过从后面看身材还不错，那就把他叫来吧！”“好，您先到客厅坐，我这就叫他去。”苏芳把丽丽妈妈安排在客厅，然后到门口喊了一声：“丽丽——”“哎！”丽丽清脆地答应了一声，带着于波转身走回来了。一进客厅门，她发现妈妈正在里面坐着，便带着满意的表情向妈妈笑了笑，扔下于波，一转身跑进电梯上楼去了。苏芳走过来：“于波同志，这位首长要亲自安排你的工作。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军委办公厅叶主任。”